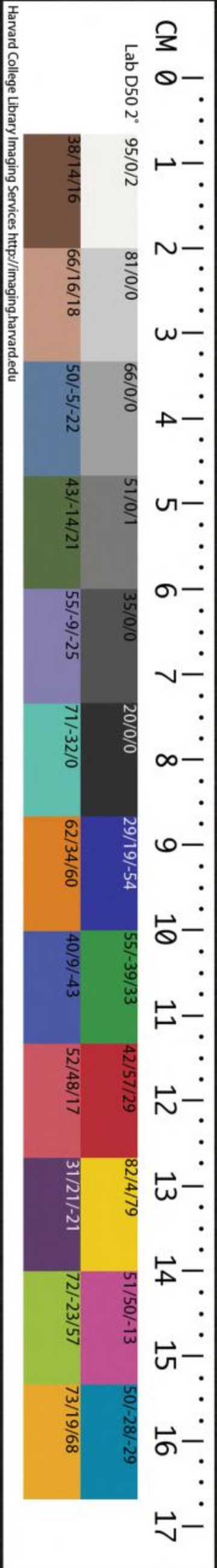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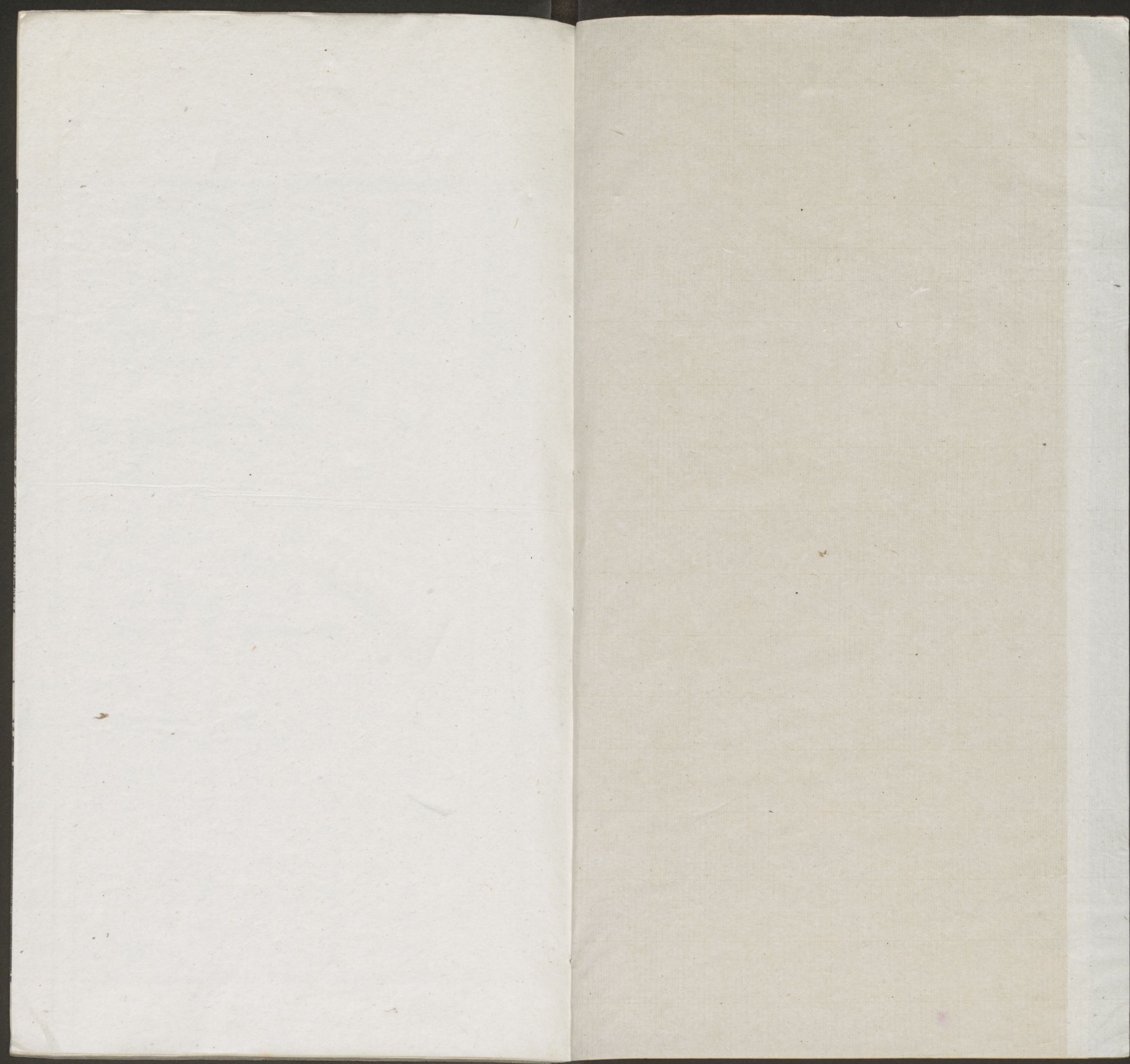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20 1940

310

T 4364/4244A





卷之六

論

不

能

守

道

之

理

也

夫

道

者

不

能

守

道

之

理

也

夫

道

者

不

能

守

道

之

理

也

夫

道

者

不

能

守

道

之

理

也

夫

道

者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十八

禦邊

宋理宗時。實章閣學士曹彥約上奏曰。臣聞夷狄盜賊之患自古所不能無。惟在處置得宜。然後不能為害。所謂處置得宜。其略有五。一曰守道。二曰固本。三曰通財。四曰稽衆。五曰愛民。至於擇將練兵。事之重者也。臣猶以為次也。所謂守道者。用兵之道。必須先論曲直。當丙子丁丑間。飢民闖邊者。動以萬數。朝廷恐惹邊釁。抑之不納。其後邊臣貪功。慕簞食。盡將水之名。延納入境。致使重兵在戍。十年不撤。蠹國害民。莫甚於此。已往之事。不復歸咎矣。今當明正好惡。定攻守之議。廣立規撫。為長久之計。不冒昧而進。不蓄縮而退。不以一勝而舉手相慶。不以一敗而啗舌相視。然後可以言道也。所謂固本者。營壘布列。莫先重內。古人處置固自有體。重兵皆在江內。而三衙尤多勝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兵中興百年恃此以不恐其後馬司徒置江上而建康鎮江諸軍皆
在江北人心易搖姦宄易生設有緩急不能自立為今之計莫若使
殿步之兵重於江上江上之兵重於真揚真揚之兵重於楚海聚兵
於內守以大將有時應敵可以調發應敵之後復歸本營外雖有警
中實安堵此所以為本疆也所謂通財者臣固知治國之道不可以
無財有用之財不可以妄用若必以吝財為政則軍事淪於淺陋矣
當開禧未用兵以前諸軍皆有回易以至邸店酒息皆有寬剩其不
肖者固掩為已有而其賢者猶得以激賞其軍也及乎出戍數多調
發不時諸軍在寨所餘無幾營運日削無所取辦而獨於互送之禮
買工之弊不肯少損感寒出戰無望牛酒衣不蔽體日食尚闕望敵
驚奔勢實使然士大夫但見乾道淳熙間諸軍富之將謂今日事體
尚未改舊不知開禧以後大相遼絕今若改絃更張必須選擇朝臣

體訪諸軍利害供其乏困削其煩苛若軍用不足則又捐金帛以與
之一時區處未免浪費比之喪師辱國孰大孰小此所謂通財也所
謂稽衆者用兵之道臨機雖貴密謀而起事要須兼聽漢高祖欲復
六國則酈食其張良各獻其計武帝誘致匈奴則三恢韓安國各逞
其辯用張良之策而漢疆用三恢之策而漢敗此其驗也比歲邊事
不常而廟論過於嚴密道路妄傳易以惑衆浮言有動固不足卹其
實意向不決未易舉事咨諏不廣難以至當洪範稽疑謀及卿士大
雅先民詢于芻蕘今若采之衆論使之各盡其長朝廷選而用之不
問卑賤干慮之愚容有一得異時選擇邊帥亦將於此而得之此所
謂稽衆也所謂愛民者自古未有不愛民而可以立國也今陛下每
對群臣日以愛民為念大臣圍座日以愛民為政御史諫官奏疏論
事日以愛民為說而州縣田里之間實未有愛民之效有仁心仁聞

而民不被其澤則貪吏之害未去也。朝廷立交承錢物之數本至公也。彼則以增羨為名而掩入私室。朝廷付守臣節制之權本良策也。彼則以私役為常而脅以威令。藉義兵以備緩急本善計也。彼則拘之城郭而失其生業。耕營田以實儲蓄本古道也。彼則彊之鄉夫而奪其農事。邊番之民怨懟盈耳。卒有緩急將何所恃。必煩懲其一。明示播告使之改行。率德庶幾。百姓安業。此所謂愛民也。有此五者而後可以為國。如其不然。臣竊憂之。至於擇將。臣不敢易言之也。以今之將為皆不可用耶。則將以何人而易之。以今之將為必可用耶。則又不敢以為然也。夫使守道之策行。固本之議定。通財之說明。則識事者必應時而起。稽衆之計廣。愛民之政傳。則好事者必舉賢而進。可以類求。可以意使矣。若夫練兵則又為將之事。非朝廷之所憂也。臣受國厚恩。無所補報。傾倒所學。不過如此。惟陛下留神。

戴彬奏禦邊劄子曰。臣請言天下之大慮。今殘虜不足慮矣。近而可慮者。淮孽也。遠而可慮者。鞏人也。淮甸之孽。雖逆名未彰。而逆節已露。我之耕牛。則倩客以致之。我之戰馬。則昂價以誘之。我之材木。則資以為舟筏之具。朝廷方計糧而為之。餉廣糴以應其需。稍拂其意。則起而殺官吏。焚城郭。暴骨草莽。積聚為之。蕩然。得其善言。則置而不問。夫朝廷不先事以激變。誠大體也。而臣揆之。事宜自可並行。而不相悖。陛下與大臣務為恩言。以存其終始。申勅制。圖常為之備。俟其有變而誅之。彼之未動。則有所忌憚。動而欲為不善。則天人共憤。而曲不在我矣。鞏人之擾我邊陲。西起巴蜀。中經襄漢。東並淮泗。橫亘數千里。度其勢未能如是。汗漫意其群盜。潰卒。假托名字。游魂竊息。不然。則所過郡縣。駭其丁壯老弱。以為前鋒耳。若是者。當精間諜。以伺之。不可聽其自為去來也。然臣謂二者。實所當慮。而先為不

可勝以待彼之可勝則必有措慮之地矣陛下所恃為攻戰者將非
吾兵乎所恃為保障者將非吾民乎今自三衙達于屯駐將帥措刻
日甚借貸之責償差使之納賂征行戍守反利其死而名糧口券動
占虛籍甚者家貲豐餘與夫材力之出衆者往往貪忘百計以害之
而陛下之兵怨矣自內郡達于沿邊州縣朘剝尤為苛峻稅賦之重
輸贖罰之過倍楮幣貼入自為折閱而茗鹽酒麴動致破家甚者和
糴城築之類科抑百端朝廷雖給本費以巨萬計反席卷而藏之而
陛下之民怨矣兵怨民怨陛下不得而知所恃以為耳目者風憲之
職而已間有背公徇私竊弄威柄尺牘所馳轅門鈴閣無日無之其
營求囑托如裨校之補陞椽屬之辟薦主將州郡能順適其意則過
雖山積且曲為之地尚奚肯為陛下告哉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賊易
去朝中朋黨難是雖有激而言亦未俗之通患也臣不識忌諱位卑
言高何所逃罪惟陛下留意自治之策使可慮者不至於可慮則天
下幸甚

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兼節制廣南李曾伯上禦邊五事奏曰臣
一介疎庸誤蒙聖恩拔擢畀以閩寄冒昧領事倏又閱月于此竊伏
念職守所在任一道之寄則當思一道之憂邊防所關得一日之暇
則當為一日之備臣所部廣右遠在天南地雖介於蠻徭民不知於
兵革十數年以來始傳韃有假道幹腹之計見於中外奏疏前後凡
幾其為隱憂豈待敷述第以抵戍之始莫急守邊之宜雖近謀之未
有所傳以前聞而詳考其故叅之管見敢以條陳謹開具如後
一邊防所急間諜為先本路與淮蜀不同蓋由為蠻徭所隔種類
不一語言不通一介欲前寸步有礙稽之前橫類以為難前者
數年以來屢下邕宜諸郡選差体探邕州嘗遣周超往羅殿唐

良臣潘住往自杞。宜州嘗遣吳世聰等往特磨道。其去大理路程尚賒。而况蜀羌以西。又在遙邈。其所刺探。或傳賊犯烏母國。賊攻赤里國。往往得之。諸蠻所傳。韃之進退。實不得而知也。中間僅有淳祐五年。因遣屬官謝圖南出邊。得於招馬官所報。始知大理告急。自杞有破三城。殺三節度之報。直至謝濟自大理回。經涉兩年。又得一信。始知韃與大理九和之戰。公子和之死。此外俱無聞焉。以此見得自廣遣間探。韃實非易事。今臣到任。不敢以此自沮。見與邊州守臣及諸歷南事之人。多方商確。重賞招募。有能識蠻路。曉蠻語之人。令其結約諸蠻。深入遠探。以伺動息。端的但叅之衆論。皆謂虜若自沈黎以西之諸羌。透漏南詔。則蜀閬當先知。虜若自思播一帶之諸蠻。透漏沅靖。則荆閬當先知。其與本司欲自邕宜以探大理。自融州以探思播。其

去韃境地里。委相遼絕。欲望睿慈。劄下荆蜀兩閬。應有探到。韃賊動息。以時關牒。本司庶幾。本司得以隨機應接。極力備禦。一韃虜謀人之國。多出間道。嶺蜀相去雖遠。道路可通。實在我者之所當備。其數年以前。諸處探報。不暇一一泛考。但觀淳祐五年以來。節次備錄所報。或傳謀入思播。以窺沅靖。或聞取道蕃部。徑趨南詔。或謂吐蕃已得韃賊旗號。為鄉道入廣。此等之報。不一而足。賊之姦謀。委是不淺。及至近歲。事勢雖若少寬。然丁未冬。所傳韃南關連。為蕃蠻所沮。至戊申冬。復傳韃賊向吐蕃境內。相近南詔。以此觀之。則是虜之進退。邈在諸蠻之外。正自叵測。本司連月以來。未見續報。意者去冬。沈黎奏巖州之捷。虜既北遁。遂寬南侵。由是諸羌據險以自防。若使韃兵無間之可入。則廣中賴以無事。豈不甚幸。第因閱蜀中去年一報。謂虜若

行吐蕃界中。初不經四川地。分且舉甲辰。直至大理之九和鎮。丁未。則捨九和熟路。而取青羗。丁未失利於西。莫先諸蕃。又安知不捨諸蕃之熟路。而繞出邕宜。臣以此推之。則戊申既失利於巖州。又安知不捨巖州之熟路。而取他道。有如蜀帥久在西邊。識戎情於萬里外。其為廣右深慮如此。夫豈可玩。臣近得邕守王雄。畫到地圖。及以謝濟行程。互相參考。大槩廣自邕州入大理界。凡四十程。又二十程至其國。蜀自沈黎至大理之姚府。二十八程。又五程至其國。以地理計之。則是自黎雅諸羗由南詔趨廣界。殆無一百程之隔。必南詔之藩籬常固。則廣右之門戶無虞。一罅稍踈。無厭將及。本司遣間既難。豈容坐視。臣妄謂大理諸臣。知慕中國。雖謝濟之已去。有特磨之可通。向後西邊若無警報。本司固不敢外交。萬一虜再窺南。則恐大理之信未

可與絕。向來謝濟之往。前帥遣之。實奉朝命。今臣若不預行申請。臨期豈敢自專。伏望聖慈。付有司行下。以憑遵守。

一竊考本司自傳聞幹腹之計。講明備邊之宜。其遠者不暇考。姑舉淳祐甲辰以來。五六年間。朝廷之所施行。司存之所經畫。大槩以廣右之兵備單弱。邕宜融三郡兵屯不滿千。經司靜江所管亦不過二千人以上。於是有增招新軍之請。以廣右之糧餉匱乏。設有邊警。非漕計所能支吾。於是有科降和糴之請。以廣右之城池卑淺。覆之以屋。尚不可禦。兩豈能禦。於是宜邕二州有修築城池之役。此三者為備邊之要。此外則輯約溪峒。團結民丁。備器械。練士卒。前後樞府經司條陳規畫。委曲詳盡。蓋已屢申于公朝矣。臣誤膺委寄。此來要亦不過遵前人之已行。盡愚力之所至。事事而備。旦旦以思。以期保固封守。然以廣右

事力僅可隨宜而措畫豈敢過有於作為臣之所愛其他姑置
惟以兵力太弱不能自彊非但為韃寇窺闖之防亦欲為諸蠻
控制之計蓋馭輕必先於居重非彊本不可以折衝城池雖修
非兵莫守器械雖備非兵莫持如溪峒民丁之類非有兵不足
以制其命此理甚易見也今一路二十五郡扼諸蠻備海道制
盜賊防溪峒皆仰本司二千餘人調用之中常言安無事則可
或小有寇擾則可若遇稍稍猖獗則亡具甚矣何以運掉臨期
請師于朝如近歲乞備九江之兵乞調五羊之戍祇付之文移
報應而已必無救於事也本司昨請招安邊軍三千人迫於錢
糧僅招及八百止今三百人屯邕宜融五百人屯靜江若蒙朝
廷更令增招一二千人併與科舉一項錢米以給券食庶幾廣
右聲勢稍壯可以消弭外寇

廣右之藩籬在邕豈一之藩籬又在兩江習南方形勢者素有此
論蓋以右江通大理木路左江與安南接境兩江羈縻州峒險
隘不一先朝疆以周賴此以控制之故也考之邕州圖經兩
江如橫山永平等處皆是慶曆景祐間祖宗盛時朝旨措置城
築見得以其地為重如此至於諸峒丁壯則先朝團結訓練建
炎初年再行抄點結成保隊兩江總計二百八十一指揮共計
一十九萬餘人比之熙豐舊數為增其封境之廣關丁民之蕃
庶又於此可見所置提舉都巡檢使四員分駐兩江左江則永
平太平兩寨各一員右江則橫山寨有東西二員平居則與之
平讎殺禁掠膏者寇則調兵於諸峒協力以合戰其次如寨以
下官屬共不啻十餘員中間至差文臣朝請即為提舉其請給
並依提舉市舶官條例其官名之重又如此臣竊謂祖宗當承

平時其為區區嶺表一隅措置若是周家無非為藩籬計况止
備蠻非備韃也近年以來上下狃於循舊習日以
兵成既廢舊屯提舉四員祇存虛闕蓋有以守而紀
功而見知既無俸可以養廉且終滿艱於近代遂致
類畀攝官貪婪小人損失大體取輕納侮習久成風
之被焚往見於交人橫山之奪印復見於溪峒向也
及錢以供提舉官請俸今皆失陷無幾有一向也首
叅率相抗禮甚者反加慢罵矣嘉定年間經漕兩
相安比歲廢壞之若此積輕之勢有自來矣嘉定年間經漕兩
司商議漕司歲撥蓋四百羅以支兩江半年俸給亦
理近歲守臣謝子彊王雄將具邊防事宜申明經司
慈條畫團結响丁等事申樞密行府與夫本司前帥
皆嘗講畫

欲將措置修復固已辟廖一飛者充左江提舉矣今兩江仍前
未有正官諸峒未免仍習前態南邊一層藩籬何止一二千里
幾自毀撤置弗葺理深為惜之以臣愚見今欲復四提舉官本
粵有此事力蓋若且復其二左江則駐永平右江則駐橫山蓋
此二處人皆知為今日控扼攸理防備幹腹之要地略仿祖宗
之制稍重提舉之權許令經司踏逐武臣優其資格假以添差
本路兵馬副都監以居其官其餘諸寨皆分聽兩提舉總轄許
及二年不候替離任照例推行到任任滿酬賞任滿與本路州
壘差遣亦猶瓊州將領任滿就除海外軍壘之例併從經漕司
措置任責以多寡分認各官俸給經司儻無此力請之於朝且
未得催索諸峒苗稅除見管兵外經司各以戍兵數十人隨
往各處俾令行之以漸徐就經理未可為之太驟以啓猜疑如

是而得人任之加以數年。盡心稍知漸復舊觀。必能隱然為吾國保障。但患行之不力耳。經司去邕十八程。自邕至兩江。又復數程。此則全在邕守之任。其責有扶持。無阻撓。臂指相應。痛痒相關。顧何事之不濟哉。否則亦徒言耳。欲望朝廷裁酌。如其說可行。且乞下邕州守臣條畫始末。取朝廷指揮施行。此乃南中備邊第一事。消尾大之慮。釋齒寒之憂。莫切於此。

一言備邊於廣右者。數年以來。講明條畫。一則曰輯約溪峒。二曰團結民丁。監司帥守之建明。樞密行府之經畫。與夫游談奏議。率以此為先務。今臣檢照前續。所謂輯約溪峒。則類是損濡沫之禮物。給借補之資。帖取名作帳。狀曰已令措置。關險糾集保守。其實相與羈縻而已。稍有實作區畫。即生猜疑。如融之大步。嶺宜之隴柵。寨屋屢立。蠻徭即焚。前帥董槐侍郎固嘗見於申

請亦以惹事端為慮。及官司輯約。使之不為我梗。諭令自保。鄉井姑為籬落。則可。恃之固吾圉也。所謂團結民丁。則沿邊民丁之在省地者有限。居溪峒者為多。先儒所謂養兵數百。而獲十萬民兵之用。皆峒丁也。往時邊州紀綱修明。號令信服。乃得以疆理之。雖其說如此。蓋亦未嘗用之也。况今時異而事不同。系前帥蔡範侍郎嘗申陳民兵利害。亦慮邊民鄰境易致疑。悞論述甚詳。今官司團結。其間散在徭峒。號召之既難。使之自備器糧資費之。豈易必盡得其首領之心。然後可賴其丁壯之力。此姑用之以壯聲勢。則可。亦未可全恃之為吾用也。臣非材被命此來。所部尺籍既虛。於此三者。亟討論措置。乃職分所當先。豈敢不加之意。近略檢照邕宜融三州。二三年間。案牘之所載。溪峒之在邕州。則樞密行府嘗差邕宜融三州。二三年間。案牘之所

唐興歸樂等州一十八隘。又新置古細首領黃賢能等一十九隘。宜州則守臣曹暎亦嘗結約天地。蘭那等州峒首領羅光具等一十二處。融州則差曾有開結約所部諸款。以路萬里為諸款首。或遺以銀牌。鹽錦。或假以資帖名目。或與之結立盟誓。諭以無事。則守險隘。有警則協力勦逐。此近年溪峒之見於已行者也。民丁之在邕州。則已具之前項。左右江之所陳不暇遠攷。近自淳祐八年。經司嘗行下團結。兩江諸州峒丁壯。右江則黃夢應。具到名帳。共計一萬九百六十二人。左江則廖一飛。具到名帳。共計二萬二千六百人。其本州民丁在外。如宜融兩州。則淳祐五年。亦有團結。舊籍在宜州。則有土丁。民丁。保丁。義丁。義效。撞丁。共九千餘人。其猗撞一項。可用在融州。則有土丁。峒丁。大款丁。保丁。共九千餘人。其款丁一項。可用。淳祐八年。本司亦

嘗行下團結。却未見申到。大率出於省地者。以家業充丁。或老弱。或冗雜。未免備數。出於溪峒者。多習於戰鬥。如藥箭。如標槍。皆其所長。此近年民丁見於已行者也。臣抵此。雖未久。朝夕考求始末。即欲申嚴行下屬。以邕宜兩郡守。皆將吏。易難以責之。措置。融守謝圖南。近却申本司。欲乘此農隙。教練民丁。已即從其所請。勉之。究意矣。第臣私竊過計。近自蜀西。少緩窺闖之報。便覺嶺右。浸寬備禦之憂。前項結溪峒團民丁。纔一有所施。為未免即生疑愕。前者朝廷行下。聞臣奉命。經理上下。知所遵奉。今臣雖為此來。元未準朝廷指揮。邊防戒飭一字。臣若安於循習。則失於先事。而慮之防。若亟於講行。則恐有無事自擾之誚。蠻徃環境。動生猜疑。舉動稍輕。大係觀聽。茲不容不謹如此。臣欲且行下三郡。各照已申經司之舊籍。去溪峒則諭令首領。遵

守成規。布恩信。以示撫綏。葺險隘。以作隄備。民丁則因其名帳。常加覈實。以彊壯而補老弱。因閒暇以加訓練。庶幾近年之所已行。不至既久而付文具。俟其逐州申到。或有合作更章措置。給施行。欲望朝廷。割下邕宜融三郡守臣。遵守。貼黃臣前項開畫之陳。雖為幹腹之慮。載念自古兵家有出間道以謀人之國者。類以偏師濟。如深入險阻。重兵所難。今者韃戎窺闖之計。固難踰度。所當預防。然以臣涉歷淮事。覘之每歲虜當隆寒。草枯盛夏。蟲出不容不去。今自西羗越南。詔欲以窺我馬力所及。容或有之。然謂大勢遠來。其謀恐未至此。但當申嚴邊備。常若敵至。區區所陳。蓋又慮慢藏誼盜。如舊歲南丹它寇之驚。交人假道之報。有不得不防者。非止為備韃計也。

曾伯荆聞回奏四事。劄子曰。臣猥以庸繆。本無他長。遭逢聖時。叨被煩使。戎淮罔績。曲荷保全。入嶺無何。曾葺補效。自天申命。易地。上流任重。恩隆。犬馬難報。恪共賤次。亦已兩旬。事雖多端。未易縷數。竊伏恭念。乃者季春三日。奎畫誕頒。預授閩規。其條有四。曰推廣屯田。勸督耕種。可以代和糴。建置榷場。南北互市。可以省科隆。修復城池。可以壯藩屏。撫輯流徙。可以固人心。大哉聖謨。此真守邊之良策。當世之急務也。臣不武。何足以上副隆委。然自照舊訓。飭願竭涓塵朝斯夕斯。念此至熟。今者既臨疆場。親訪軍民。幸昭聖主萬里之明。可無愚臣一得之獻。臣謹不避天威。為陛下條陳之。臣竊見京湖自江北諸城。往雁狄難。閑田曠。彌望荆榛。皆二十年前。禾麥膏壤也。然而不患無可闢之地。所患無可耕之人。在我固無出。因田之謀。在敵則當防。因糧之患。比連政制。臣所以艱於經畫。未易廣於開拓也。本

亦誇言儻計夫而投田以何人而充募稽其舊籍汗漫難考。珙存日歲耕今已莫得其實。但聞其末年歲上朝廷物斛不過二十餘萬石。賈似道以歲年精力極意經理田萊加闢。穡人成功視珙時固已推廣倍半矣。然歲租之上僅能及三十餘萬石。計諸頃畝所收固不止此。然軍民雜耕官吏程督牛種器具歲時賑貸工本於此乎仰而又司存生券貼支無藝頭目添給月廩浩繁南北之應酬緩急之椿備舉是數者皆取給焉。譬諸常產之家仰為卒歲之計似道非不欲具以成數來上蓋以此也。臣今驅馳入境已是六月初旬勸督耕種已非其時。考幸諸屯將遂一稔積雨成潦江湖泛溢田禾類傷於巨浸歲事已乏於全功。而况本司今春優恤佃戶又以每畝減租二分有差。今年所收其視似道連年之數決是不足遠矣。若曰欲以收數而

代和糴則恐其間秋收雜斛豈足以充軍餉。歲科經費必至於誤邦儲。糴時一失糴價倍踴將徒咎無及也。昔羊祜屯田襄陽始至軍無百日之糧季年乃有十年之積。此亦須遲之歲月功效乃見。固未可責之旦暮也。臣愚欲望陛下念邊寄之匪輕期田功之經久堅持定畫委任責成。容臣自今以往廣招農佃墾闢荒閑親率勸課思磨積貯。他時稍增塞下之耕或可少寬湟中之糴。此推廣屯田之說也。臣竊惟南北互市所以懋遷有無通惠商賈往年與金為隣沿邊置場之利公私共之。近歲韃與中國交兵嚴貿易之禁始於邊州守將博易馬疋繼之藥物錢貨私相交關。臣在淮時已親其事。然其交猶有場。其來猶有限。未至如近日淮邊之皆可自為也。財計所入固宜歸之公家。豈邊臣可私。但臣竊觀京湖之互市與淮間之互市異。蓋淮去北境止隔一河。北客率是齎已貨越吾土以求鬻於我。京湖則置

場所在此。襄彼樊。惟此一處可通。自江陵賫貨而往。何啻千里。載以舟楫。衛以軍兵。汧流而上。尤費月日。所歷無異生界。以此淮之互市。不拘冬夏之候。荆之互市。惟在夏潦之時。秋水一枯。舟不敢踰。鄂矣。昨自孟珙至。賈似道任內。每夏僅止一兩次貿易。似道視珙時。固已有加。然聞之舊歲。不過得銅錢數萬餘。則如當歸甘草雜藥之類。皆滯貨也。計其息若贏羨之可數。視其本或變轉之尚難。所得幾何。厥費尤甚。司存徒以置場。則可以覘虜情。可以得驪馬。可以通襄陽一綫之脉。志不盡在利也。邊臣能為公計。苟籍此有餘積。亦猶國之外府。然若曰。目前欲指擬以省科降。則恐藥物之類。使未得錢。軍券等需。何所取辦。此場必至於廢。而不敢為矣。又况北方頭目。大抵多貪。可以利誘。昔良平以金啗秦楚之將。高祖聽其用。而未嘗計卒能成大功。其可不略假之乎。臣愚欲望陛下寬邊臣以責大體。通北貨以

疑敵情。異時圖計之可支。斯亦國費之自省。臣聞。自今樊城略。有北客。正欲遣舟新貨。而然。初為交易。宜示優容。若欲定其成規。當俟嗣歲。此建置互市之說也。至於修復城池。則臣竊惟方城。漢水。自昔用武之國。向也壁壘相望。蔽護風寒。今惟南郡一城。巋然江北。與夫下而漢陽耳。漢陽距鄂一葦。虜不易窺。如南郡城池。則近歲費似道一新規模。從事蓄築。亦既浚濶而培薄。轉瑕而為堅矣。此外諸城。多在寓治。鑿斯築斯。固未有及是者。臣伏讀修復之訓。睿謨宏遠。蠡管莫窺。悚然未知所措。竊計陛下披輿地圖。指示郡國。不忍墮既之視。將復金甌之全。聖意蓋有為而發也。臣自抵戍。所訪諸故老。諸校。皆謂虜自十數年來。沿邊無可疽食。稍遠區脫。人非城是。山河不殊。曩時擊柝之地。往往嗥狐狸。而長荆棘矣。有志之士。豈不感歎。况以睿訓之丁寧。如此。臣子之責任當然。諸酋之骨肉方爭。中國之機會難得。

陛下念慮及此真宗社之福也。然前此間臣志在王室亦皆有經略之意。或者養威伺釁。未見可為度力揆時將有所待。歷年雖久。抑亦教訓生聚。根本之未立。陛下不以臣無狀。今欲付之。以此指軀効力。固不敢辭。但今兩路城之未復者。曰襄郢隨。棗安信。鄭復武。當荆門。凡十郡。房元無城未暇一一枚舉。而襄陽天下之脊。國之西門。古郢荆岑通。襄脈絡。將大為經理之計。抑姑為徐進之規。私慮我必守者。彼所必爭。其進銳者。其退易速。昔趙普論幽燕之伐。曰以翰取。以翰守。以至於孰。可為代規。圖天下大事。反覆深慮如此。猶恐成敗利鈍。不可以逆睹。不然。則徒為褚裒商浩。祗貽笑方冊也。今將為修復某城。計則當度有司量功。日兵用幾人。從何而調。不可盡撤。見屯兵力。當防其乘虛糧支某歲。從何而取。須是令外辦此一項糧食。不妨常券器械。從何而辦。財用從何而給。城未成而敵已至。則將何而應。凡

是軍實所需。物預圖。事事經慮。一毫不可以欠闕。當如孫叔敖城沂之舉。使封人先慮而授之。庶可不愆于素。無虛役而有成績。更惟聖慈與大臣熟圖而指授之。至於撫輯流徙。則臣竊惟兩淮頻年受兵。而民之避寇江南者。猶頗眾。京湖連歲稍戢。而民之復業江北者。已漸多。且聞去歲以及今春。邊民之携老幼。驅牛畜歸返其舊土者。鱗鱗不絕于道。遠而隨棗襄光之郊。亦有人矣。其尚寓近裏者。則又公家給之牛種。處之耕佃。聽其酤販。弛其色役。其視往時哀嗚嗷嗷。大不侔矣。此固衆人視之以為喜。有識思之。猶以為憂也。蓋由近日以來。邊人相傳虜哨不入。將謂疆場自此無事。泰然散居郊野。不復隄防。深恐豺噬。非佞鷲擊必匿。慢歲啓侮。將厚盜資。臣夙夜思之。方此申諭諸郡。俾相告戒。類為保伍。無事則耕。以自給。有急則收之入保。所行雖若遲鈍。不可人意。實切於為邦本計也。伏讀撫輯之訓。敢

不益加勞保安集以稱明天子德意然臣仰窺聖慮俾固人心意者
為蕃漢之撫摩不專為吾民之流徙興言及此臣罪不勝所待明主
可為忠言愚臣豈敢有隱蓋自孟拱招納太廣不為居重馭輕之思
似道恩結雖優浸成外疆中乾之勢今則諸屯典旅多是其徒有持
阿授柄之憂南岸列營撫如驕子有積薪厝火之慮幸而不發苟以
無虞蠶食安居果將焉用臣觀京湖之所處者其視東淮不及遠矣
臣今雖恭奉宸旨撫輯兩字銘著諸心待之南北之一家俾無爾汝
之形迹然以前人養虎常飽猶恐拂之所謂詐狃作使未易御者臣
嘗觀東漢末年颶降胡於近塞異時劉石輩多出其中符堅不聽王
猛之言亦受鮮卑之患皆可鑒也此證養成安已非一歲于此往者
則幾藉以脅繼者則惟幸其弭若不及今商確預作圖惟如療病於
未病而使醫如治水勿與水而爭勢涵洪優裕勿露機括息所以處

之之地用之之方陰消而潛革之臣恐異時不能不勤宵旰之憂也
光武推赤心置人腹裴度待蔡人即吾人明良一堂恩深義結固無
是慮臣之此言似過然亦出於拳拳整緝之心爾伏望聖慈密與大
臣而圖全之以上四事皆恭因聖明之訓用輒進狂瞽之言竊冀濶
威謹跼踏以俟鈇鉞此外猶有祈控於陛下者臣自頻年災患自念
彫零思慮不及於前時材力豈堪於重任封疆盡瘁所不敢辭餽餉
攸司實難共二蓋人品智愚之既異而物理盈縮之相因人知為開
費匱乏賴以相通臣則懼總計支吾久將不逮陛下且謂日用如故
歲入頓虧其可以有立乎譬如中平之人氣血豈能與盛年比病證
方異而醫者謂其充盈取而朘削之使盛年處此亦不可同前日語
况衰竭者乎強曰藉榮以養衛正恐不日榮衛之俱虛也臣愚欲望
聖慈早賜別選計臣俾臣專意兵事若或委令兼任亦須少存舊規

使得求有一心。展布四體。誓當九殲。以報乾坤之大德。乃若曾臆所
蘊。筆舌難窮。併乞睿照。

曾伯為淮東制置使。奉詔言邊事。上奏曰。臣所準御筆指揮。仰見陛
下申飭三邊。廣延群策。將以圖回。負政豫伐。敵謀臣恭體神謨。勉釐
愚慮。伏讀密札。所載自兵備而下。條目有七。臣之所部兩道。千有四
州。所在皆當風寒戎馬一入。無所保障。凡而隄防備禦之具。千條萬
緒。未易枚舉。大要一城之兵。當使可自為一城之守。臨急望援。決是
誤事。其有成卒不及急。當先期分布。臣竊計諸州守帥。仰承三命。必
能殫智畢慮。見之敷奏矣。臣竊謂沿淮城壁。連年修浚。粗周。惟壽泗
暨漣。越在淮北。雖葺理不廢。而疎略尚多。沿淮糧食。諸處運發無闕。
惟豐濠及壽遠在淮西。雖向後儘可支。而所憂在難繼。此二者未免
尚厓廟堂之間。乃若賊情所在。則老罕請酋。睥睨於我者。已非一朝。

于此春秋更哨。蓋將以歲月弊我。兩年以前。河南宿亳。應永。間賊猶
棄弗守。去歲以來。廢壘城矣。閑田耕矣。而日積粟於境。沿舟於河。此
其姦謀。非有所圖。而河北據招泗。濠梁。報到賊中。事宜。今秋之入。又
欲早於去歲。臣已申之密院矣。彼之謀我。若是其至。我之待彼。然則
又其可忽。乃舟楫之當戒。險阻之當治。臣熟觀已事。遠慮未然。晝夜
以思。今日邊頭之事。淮面湖面。為急。博采衆論。疊疊然非不可聽。然
不要其利害之實。甲可乙否。徒費空言。臣請別白而言之。臣竊見長
淮諸隘。如安豐之上。則潁河口。濠梁之上。則渦河口。招泗之上。則五
河口。潼河口。淮安之上。則大小清河口。皆是賊舟可以出淮之路。往
年下流。謹舟師之備。而上流無隘口之防。賊亦未習於舟。不敢輕突
近年以來。安豐則防潁口。濠梁則防渦五二口。淮安則防大小清河
口。如潼河等處。招信亦往防托。規模布置。似若嚴密。非不欲遏截此

虜使不得渡。然觀近年與賊應接。止是壬寅之秋。劉虎始以舟師在五種收一捷。然不能遏虜舟之不出。虜馬之不渡也。是年主將幾陷賊矢。逮至去春。賊之圍壽。由穎出。舟豐壽兩郡。差調謝天祐。石閏等諸郡舟師防遏隘口。兵力不為不多。賊船一出。蕩不可禦。去秋五河措置趙文亮。連月整葺堡圍。備竭心力。臨期益以劉虎。湯孝信舟師何啻萬兵。與賊相持累日。弗能遏。賊兵張濟。呂文德。雖以捷告。然僅收之桑榆耳。至于今春。以文德文亮聚重兵於此堡。南北之銳在焉。轉戰幾晝夜。賊勢四集。圍堡亦遂弗支。若非文德見幾急急收斂。入濠固守。豈不中賊毒手。即是數節。反復以觀。前項諸隘。今殆未知備禦之策。蓋舟師本我長技。賊乃習而用之。由諸隘出淮。皆順流建瓴之勢。而此賊又於南北兩岸夾以馬步翼以砲弩。每每我以一面而受敵三面之鋒。而又衆寡相絕。勢所難禦。非我師之不盡用命也。今

來秋防在即。方欲再責諸將措置堡圍。則觀諸已然之事。深恐緩急徒損威力。無補關防。置而弗備。則賊舟上下往來。蕩無限禁。長淮千里。與我共之。我之咽喉。脈絡。為彼所斷。諸州糧援。豈不可憂。今只得思變通之策。姑捨諸隘之備。而於沿淮諸州擇要害處。各置舟師大屯。依城擺泊。臨流控扼。以虎視諸隘。往來隨宜防托。自五河而上。舟用輕捷。招泗而下。則用巨艘。使賊有所顧忌。縱或侵犯。我得以臨機制之。猶有取勝之道。此准面舟師之當戒者也。至若淮東射陽一湖。地跨三州。自上口以至廟灣。上下三百餘里。所謂湖者。初無澎湃瀾漫之勢。秋冬之間。不過一衣帶水。投鞭可涉。往時山東紅襖之兵。皆能習知湖澳地里。賊之垂涎。荐食。非一朝夕。連年出沒。湖西雖抄掠之患。猶淺。而賊之來路已熟。血入于牙。殆浸淫未已。兩淮自十餘年來。生齒蕩析。半成荆榛。根本之地。得此湖在。良田沃壤。稻梁所生。

民食兵儲歲所取辦其中資貨人畜聚落實繁中間所謂水鄉可恃
不過如德勝湖博支湖一二水面稍闊胡馬難侵其餘雖名湖濶非
有巨浸至於海岸又皆平川我之能往賊亦可到果何恃而不恐臣
往在京湖嘗聞復州諸湖非恃水卒亦不能禦此寇之入繼在淮
西親見和州麻湖乃丙寅間居人避虜之地亦為賊以計取卒用其
衆轉而他攻此皆往事之鑒臣嘗慮及此事將來為淮東之患者必
自射湖始壬寅之秋賊分兩路侵犯一從平河過湖西一從泰州沿
海溝而入是年湖中全無兵備其不至滋蔓者幸也次年臣嘗委官
白事廟堂乞令項招湖兵五千置一總管駐之與從專合為湖中之
備此策弗售徒能言耳後來朝廷命高郵守臣節制諸湖不過行團
結之政分委水寨頭目各相保聚自為防托賊至則淮郵泰揚各調
少舟師以防過之然亦僅可分布控扼使此賊不敢徑涉慮吾之襲

其後耳若曰可以遏此賊之不渡米敢以為然也而况湖中舟備如
自平河過湖西一路則猶或可遏萬一賊用故智復由海溝幹腹透
漏則我之舟楫反在賊背豈可不慮近自賊退後訪之各部守將及
士夫父老有謂團結恐誤民不若聽其遷避者有謂守射湖不若守
運河者有謂宜復寶應舊壘若有謂宜築堡于平河黃浦者詳玩數
說見各不同深思其宜各有得失若曰盡令遷避則一湖數十萬之
生靈何地容之若曰欲守運河則自維揚至淮安三百餘里除水滌
隔絕外其可入湖者不止一路之穴得有此一項兵力以分守此河
若曰再復寶應則又添此一城之守踞坐寶應亦不能遏此賊之不
過若曰築平河黃浦貢之高沙淮安則高城大池猶懼賊犯臨河小
堡何以抵當臣憂心如灼實未得其長策近見委官再往郵淮兩郡
謀之守將臣意欲得團結遷避兩說並行水鄉之深闊可恃賊所不

可到者從其團結以避寇其他令淮安蘇州高郵各從其境預行告報委責頭目遇到秋防寇至入城遷避惟有此策高或可行此外實應及湖濱亦量用舟師往來耀敵以防賊由平河入之路泰州堡城一帶亦用官民船張耀以防賊由海溝入之路亦止可以為賊勢小入之備慮其至則地勢綿亘之廣兵力敷而之難可不深憂此湖面險阻之當心者也凡此二者切於目前臣憂此熟矣竊維待罪將去敢不力疾以聞伏望睿慈速下有司更加商確如臣言可從早乞處分行下秋風不遠願軫淵衷江淮相為表裏藩籬豈容門戶自安惟陛下亟圖之

貼黃臣有少管見言之若涉於臣之利害然實切於國之利害淮西安撫使王鑑與淮西招撫使呂文德皆東名位相掎意嚮不同其守廬守濠事績自不待辯然臣觀鑑及不樂制司之居其

上文德則不甘鑑之居其傍同舟遇風豈宜自為胡越臣得近日左相絨示廟堂脩具奏請亦已明知維揚兼制淮西地遠勢均運掉不行而招司自謂贊自當懷缺望非更張不可是說也已在神謨廟筭中矣此聲已出恐難置之不問衆臣今日據文德所申既欲辭新除之命且欲免招司之權明有贊自缺望之言所遺臣書其言頗激若只仍此局面決貽顧憂他時設有疎失無謂臣不具奏臣雖將罷去敢不盡言以臣愚慮莫若罷淮西制置司或併歸王鑑權管却分呂文德過淮界以沿流一大郡分淮東安撫一司以界之仍界兼節制沿淮諸州策應軍馬如揚州則只以淮東制置使兼知庶幾東西兩道得兩大將臨其前各有責任無相推托如淮西湖面俱有可恃權時制宜無易此策伏乞睿斷

李鳴復上奏曰。臣蜀人也。三仕劍外。蜀之安危成敗。嘗身履而目擊之。今蜀民困於科擾之煩。蜀兵壞於驕縱之久。蜀財竭於費用之夥。其可慮者多矣。而關外五州。所以蔽捍全蜀。利害尤重。謹摛其切於邊防者二事。以進陛下。幸垂聽焉。一曰。復家計寨之舊。二曰。增忠勇軍之額。寨之有家計。向者吳玠實創之。岷曰仇池。鳳曰秋防。原階曰楊家崖。成曰董家山。是四者皆有險可恃。有泉可飲。又為之糧以食。為之屋以居。無事則寓于州。有事則歸于寨。其為慮蓋甚悉也。自紹興至開禧。虜嘗侵犯矣。視之而不敢攻。以有險在前也。過之而不敢越。懼吾之襲其後也。古人設險守國。殆不過此。曦廢以後。一時邊帥欲築城以為守。而家計寨之實。遂廢。曩時蜀帥又欲列柵以為固。而山寨之役。遂興。夫謂之山寨。與前所謂家計寨若類矣。而實非也。蓋家計寨凡四。擇地利之絕險者為之。而山寨則為數七十。無其險也。

家計寨之設。乃官與民相保。聚其力。足以捍敵。而山寨則家自為活。無其力也。彩畫成圖。但詫觀美。多張虛勢。無補實用。是驅之使就死地也。以山寨之受禍也。而併與其足以避禍者廢。而不葺亦未之思耳。臣故謂家計寨當復。其舊者此也。軍之有忠勇。初以陝西弓箭手法為之。興洋曰義士。金州曰保勝。京西曰保捷。而關今則謂之忠勇。是兵也。可以攻。可以戰。而尤利於守。蓋有墳墓屋廬。以繫其志。有妻子骨肉。以堅其心。其勢當效死弗去也。關外之賦。總不過四十萬。若盡蠲以為軍。一人執役。數人荷戈。隨之籍一萬人。可得數萬人用。古者寓兵於農。何以異此。鞋寇之入。制司懼其勢之難以支也。徧給旗榜。以招忠義。事定之後。又知忠義之不容散遣也。創置軍籍。以行屯田。夫謂之忠義。與前所謂忠勇若一矣。而賞殊也。蓋忠勇軍自給衣糧器械。而忠義則給之於官者也。忠勇軍有常產。故有常心。而忠義

則皆為合者也。責以屯田未必果能執耒核其實。耒必果皆按籍此蓋不能無弊也。創增官券以養忠義而其不費官券者乃寢而不行亦幾倒置矣。臣故謂忠勇軍當增其額者此也。家計寨復則保聚有要地而人心安。忠勇軍增則備禦有勁兵而人心固。臣之所論非特為五州計為四蜀計也。陛下如以臣言為可采乞下四川制置司參酌施行。

鳴復為侍御史論今日當議備邊之實上奏曰。臣竊聞韓使之來朝廷議所以待之。今之議和猶昔之議戰也。臣以為和戰皆不必多議所當議者邊備之實爾。臣嘗觀班固論漢一代禦戎之策。至其終則曰。耒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遜羈縻不絕。此聖人制御蠻夷之常道也。夫懲而禦備而守此最邊防急務不容一日闕者而今焉上下皆忽之。問之朝廷則曰已行下戒約

行下是備矣。問之邊帥則曰某處差某防邊某處差某屯戍矣。驗之以事實未見其實也。何以知其無是實。往者汴京之得捷報飛來謂全子才陳兵以護闕庭。趙葵論衆以宣德意。又申諭諸將益整六軍渡河陰之師奪孟津之險。朝廷亦信其言。第功行賞矣。小戰纔血望風皆潰。守禦之實安在已。而趙范至浮光齎書告廟堂曰。淮北之守已遣五千人屯息。二千人屯蔡矣。又遣李寬孫軍勝守鈞守許。厚犒而往。斷可得生。死力矣。雖使敵國有韓信復生亦恐未能勝范也。其詞甚壯。若無復可慮矣。而哨馬一至數州俱陷。守禦之實何有。前日無其實而徒欲悅侍乎。戰之捷今日無其實而又欲僥倖乎。和之成謀國若此豈不大有可憂也哉。臣謂韓使之來隨宜區區視其貢獻之物。隆其賜予之禮。寧過乎厚。毋傷乎薄。使一二犬羊再耳而退足矣。若曰仗一王楫可堅兩國之新好。憑一鄒伸之可復中原之故境。

恐無是理也。全昔以和誤我。捷後以和誤金。商鑒不遠而猶欲蹈其覆轍乎。為今之計。當務所以議。韃使者議邊備。舉所以講。虛文者講實政。財必欲其豐。糧必欲其足。器械必欲其備。人心必欲其固。士馬必欲其壯。健而又擇良將以任之。使吾邊陲之間。屹然長城。隱若敵國。則有所不和。和無不成。有所不戰。戰無不勝矣。此上策莫如自洽。朝廷所宜加意者在此。不在彼也。惟陛下垂察。

貼黃。臣既謂使。隨宜區處。不必多議矣。似聞朝紳有以借吉服一日為言者。此近時俯仰。不知大體者之說。關係甚重。有不容默。夫中國所以異於夷狄者。以有禮義也。國家大典禮。豈宜為夷狄一也。或輕易陛下。方以孝治天下。行之二年。而遽壞之一日。可充何乞。睿照。

鳴復又論和議不足恃。當以守備為急。上奏曰。臣竊見韃使之來。引見已畢。此既待之以有常之禮。彼亦不肆其無厭之求。由中及外。咸謂自今可以變干戈為玉帛矣。而臣愚不識事勢。獨有憂焉。臣之憂非於今日而後發也。往歲之秋。適當輪對。是時朝廷安襄陽遣使銜命而往。猶未出疆也。臣妄謂韃之情有不可測者二。有深可憂者一。既踰一年而韃使再至。其狀猶前日也。臣之憂亦猶未釋也。臣之所謂不可測者。人皆見之。不敢贅述。所謂深可慮者。人未必皆知之。其可不申言。以冀中外之警悟乎。往者寶慶丁亥。韃嘗遣兩金牌至蜀。大書偽號于牌之上。自謂為天所錫。附以幅紙。幾百有餘言。狂悖異常。悖慢無禮。大槩只欲吾投拜。否則廝殺耳。彼所謂投拜。即吾之所謂和也。吾以講好為和。彼則以投拜為和。金非不通好也。通好而不投拜。其禍卒不可解。於他國亦然。此豈可不深致其慮哉。王楙之奏以宣撫為使名。只此一端。使覺可怪。臣閱邊報。韃人蹂踐關隴。占據

河南有所謂宣差矣有所謂元帥矣名曰宣撫獨於王楸見之雖往
時密院劄下襄陽亦曰蒙國偽宣撫此名何為而至吾國也臣觀撤
之為人外雖恭順內實姦詐意其涉吾境也固例曰通好也曰議和
也其反命虜酋也未必不曰吾使事畢矣由鄰境至國都皆聽吾之
宣撫不吾拒矣異日見之國書萬一有如金牌之僭嫁我其何以待
之將却之乎抑受之乎却之則貽禍目前受之則貽羞萬世利害既
迫吐吞不能臣恐紹興故事將復再見宰相不免為秦檜執政不免
為孫近在朝忠憤之士將有如胡銓者出掌欲赴東海而死矣陛下
試觀鄒伸之等輩果能如富弼肯與虜酋爭獻納二字乎肯辭官不
拜請虜或敗盟死且有罪乎一意詭隨百端捏合是亦王倫耳慮事
當察之於始防患當謹之於微先事而為言則亦當先事而為備然
則策將安出乎自昔待夷狄之說有三曰和曰戰曰守而已和戰蓋

相反而守則行乎二者之間不容以一日闕不戰則和不和則戰此
所謂相反也能守則可以和不和能守則可以戰可以無戰此
所謂不容一日闕也為今之計嚴吾守備以待其勢之自定斯得之
矣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以勢為
守者也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弗去此以人為守者也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此以道為守者也得其道則人為我用得其人則勢為我有其說
雖三其理則一而已矣且所謂道何道也其要為三綱五帝其序為
君臣上下其用為禮樂刑政備之身者此道也達之天下者亦此道
也使綱紀森嚴法度峻整衆賢聚於內群邪屏於外六典治邦國而
見之政事者無不舉八柄馭群臣而施之賞罰者無不當則此道行
乎朝廷役簡刑清政平訟理循良者必用貪暴者必黜布中和之化

而嘆息愁恨之聲以消。行寬大之書而安靜和平之福以集。則此道行乎郡國。峙乃糗糧備乃器械。有功則賞。雖小枝必旌其勞。有罪則誅。雖大將必正其法。使皆有仗節守義之志。而無畏死貪生之心。則此道行乎邊鄙。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彼以暴。吾則以仁。彼以力。吾則以德。自治以定其立國之本。權時以施其應變之宜。則此道行乎蠻貊。果能此道矣。人心愛戴。國勢安彊。因斯民歸往之情。符上天助順之意。雖以混一區宇。掃清中原。蓋將有自然而然者。豈必待惴惴而為戰。汲汲而為和。而後足以固吾圉哉。邇者恭承陛下頒示宰相鄭清之章疏。臣以濫陪經幄。例獲諦觀。篇末奏陳。理盡而詞切。諒陛下亦犁然有當於聖心矣。雖然。宰相事無不統。非但發於言而止也。乃言底可績。然後相之職為無負。漢申公曰。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此人主事亦宰相事也。惟陛下與大臣益加之意。

貼黃。臣近見四川制置趙彥呐備申韃寇犯蜀。直至武階。請遣諸處軍馬併力鏖戰。賊遂敗績。然則使地利在我。人和在我。韃未嘗不可勝也。韃方遣使議和。而亦遣兵入寇。和果足恃乎。和不足恃。則守備之實。尤不容一日不講行也。併乞睿照。

鳴復乞宣引兩督視。傳各陳已見。上奏曰。臣竊謂今日之邊患。皆邊臣有以致之。致韃使之來者。嵩之也。致韃騎之來者。范葵頰也。蔡息不共事。則韃使未必徑造闕庭。河洛不出師。則韃騎未必指為仇敵。和戰雜用。處置失宜。啓釁召戎。實基於此。今范守襄峴。蔡守維揚。焞守合肥。皆曩時之主戰者也。韃若扶我藩籬。入我門戶。為三帥者。其戰乎。其守乎。兵凶器。戰危事。戰或不捷。策將安施。苟嬰城固守。而長江之險。敵遂與我共之。計又安出。陛下並建督視。蓋謂朝廷去邊面。遼邈就遣二重臣。假以便軍從急。應接耳。五大帥不得為之事。兩督

視當為之。朝廷不及行之事。兩督視當行之。抑不知為督視者將調遣淮襄以掃除寇賊邪。或欲捍禦江面以固護根本也。若止於捍禦則沿江兩制帥足矣。奚必督府而後能辦如志在掃除而且聽賊之自為去來。諸帥之自為戰守。諸軍之自為叛服。則今日之志正坐此爾。局面既新而積弊如故。奚以督視為哉。和戰守之孰是孰非。兵將帥之孰勇孰怯。沿邊之地利孰險孰易。沿江之津渡孰緩孰急。大帥或不職。誰可擔任。大將或不利。誰可御衆。此皆大節目所當講貫。習次者。夫有此規模然後有此措置。有此措置然後有此成就。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安危利害之機。決在俄頃。恐非徒事繁文務為觀美。可以虛聲了辦也。高帝一築壇而漢楚勝負已決。於韓信之數言。先主三顧草廬而魏吳蜀形勢已定。於諸葛亮之數語。陛下曷不宣引二臣。使各陳已見。聽其有何等籌畫乎。伏乞睿照。

貼黃臣竊聞趙范有樊城之報。賊衝我軍不動。退走數里。亦足振起士氣。未可言捷也。儻朝廷因此玩弛。二督視因此懈怠。悠悠其出。坐失事機。警報忽來。倉皇無措矣。陛下限之以五日。君命顧可違乎。陛下之令不行於督視。督視之令顧可行於將帥乎。無以事上。恐無以使下。併乞睿照。

鳴復知福州。乞嚴為廣西之備。上奏曰。臣七年去國。放浪江湖。未許乞身。猶縻縻粟事。有關於國家之大利害者。不容不以奏聞。臣近得四川茶馬司準遣年申之十一月書。謂今歲韃兵分兩道入寇。一由利閬。一由巴山。利閬之寇至磴子溪。我軍發伏頗捷。餘衆却轉入巴山。合而為一。未知向後如何。制帥迤邐搜回。已抵合陽。觀賊所向而圖之最是交廣之憂。不可不慮。前此入蜀之兵。本三十萬。忽抽二十萬入雲南。見茂州所申。自由納族節節透入。已至渭節村。風節村。

八族多已投拜。若得此蠻長驅而往。則大理危矣。邕宜其可不警。臣向者己亥之歲。僑寄毗陵。曾聞蜀帥陳隆之具申朝廷。謂蠻賊欲由大渡河攻破大理等國。韓腹入寇。密院劄下廣西經畧徐清叟。嚴行體探。預作隄防。後來清叟到大理。自祀等國回報。繳申。今可覆視也。近又從邸報見樞密都承旨蔡節奏章。專坐廣西經畧蔡範申到事。宜謂邕宜深為可慮。與今來年申之可言。及向來陳隆之所申。大槩亦一同。臣竊惟韃虜向與金為讎。掃穴犁巢。自燕徙汴。盤旋積山。竟不能過黃河。以遂其不奪不厭之志。或教之曰。河之尾有路。可以轉入。於是破西夏。踰積石。踐蜀境。竟求以快其欲。而後已。今其與我為鄰也。虞劉我兩淮。存食我西蜀。所幸天限南北。長江洶湧。不容輕涉。然數年以來。嘗慕過萬州以下之胡灘。透漏黎州。以後之大渡河。彼其姦謀詭計。未必不曰。河之尾有路。可以蹙金。則江之尾亦必有路。可以窺我。天道好華而惡夷。不義而彊。其斃必速。彼其貪憚。無厭其七。可立而待。然在聖賢。每思患而預防之。必於無事之時。先為有事之備。亦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可也。臣心於憂國。不能自己。惟陛下與二三大臣深慮而亟圖之。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伏乞睿照。

